

人体词与人的秘密

古敬恒 著

团 出版社

目 录

字
斋

1. 人类的自我认知——近取诸身与 人体词语

无所不在的人体词语	6
人体词语的引申规律	9

2. 五脏六腑与七情六欲

生命的发动机	15
“心之官则思”	17
友爱·团结·喜乐	21
忧愁·烦恼·悲伤·惊慌	24
怀疑·气愤·仇恨·争斗	27

性情、品质与心类词语	30
肝胆相照	35
胆大如斗	38
古道热肠	41
脏腑词语余论	44
3 . 刑天舞干戚——头脑的异称及影响	
首的语源	47
刑天的传说	50
页的部首义	53
“ 勇士不忘丧其元 ”	55
“ 头 ” 字琐谈	57
脑袋推源	60
头脑类词语的引申义	62
4 . 洞微烛幽的心灵之窗——话说	
眼睛类词语	
烛照万物的一面镜子	67

离娄之明与师旷之“明”	70
眼睛的表情作用	73
“情人眼里出西施”	76
洞察内心的窗户	79
眼睛的文化意义	81

5. 人体最先接触世界的部分——头发 词语趣闻

头发的语源	85
头发与礼俗	87
头发与人格	90
头发与词的借代义	94
头发与夸饰修辞法	97
白发的启示	99

6. 唯见明月吐蛾眉——眉毛类词语 说略

眉的语源与相关词语	102
-----------	-----

眉的体态语	105
女性的眉毛美	108
闲话画眉	111
眉毛与文化心理	113

7. 胡须类词语及其文化含义

而·髭·髯	117
须眉与巾帼	119
美髯公的传说	121
髭的语源	123
胡须与文化	125

8. 恣肆汪洋唯赖君——口嘴之用 浅析

口·嘴·喙	129
口嘴类词语举隅	131
口嘴类词语趣话	134
表示似口嘴事物的词语	138

言谈中的民族道德观	141
口舌之祸与儒教	144
9. 话说“三寸不烂之舌”	
舌辨五味	147
尝草·尝膳·舐痔·舐犊	151
成语中的“品尝”义	154
舌耕·舌在·舌战	156
“舌为斩身刀”	159
10. 牙齿漫话	
牙、齿之别	162
“坚牙固齿”术	164
牙齿与说话	167
牙齿与年龄	170
牙齿——人的代称	172
齿形之物	175

11 . 通往声音世界的桥梁——耳朵	
获取知识的渠道	177
“听、闻、聪、圣”说本义	179
听音乐的启示	182
听话的学问	185
一分为二说耳闻	188
耳朵与汉文化的观照	191
大耳之美与耳朵饰物	194
12 . “自、鼻”的纠葛与“涕、泪”的错位	
“自”与“鼻”的关系	198
鼻子三用	201
鼻的比喻义	203
鼻子与民俗	206
“涕”与“泪”的错位	209
13 . 力量·劳动·奇迹——上肢词语拾趣	
灵巧的手	212

手类词语的文化含	215
成语中的“手文化”	218
“掌”字趣谈	221
闲话拳类词语	224
指名与手势语	227
指类词语举隅	229
上肢词语拾遗	231

14 . 人生之旅的舟舆——下肢词语琐议

脚下展开万里程	234
脚类词语种种	237
“脚”的比喻与象征	240
典故与民俗	243
下肢其他词语举例	246

15 . 青鸟、云雨及其他

一个敏感的禁区	249
一些俗字眼	252

典故型的性词语 255

16 . 容貌类词语种种

光彩照人面容美 259

文人笔下的面容美 263

婀娜刚健姿态美 265

雍容典雅装饰美 270

潇洒脱俗气质美 273

1. 人类的自我认知

——近取诸身与人体词语

人体词语的产生

为什么我们的头顶骨称为“天灵盖”？为什么元配之妻称“发妻”？为什么亲爱的人叫“心肝”？为什么“肝”、“胆”合称表示真诚？为什么“须眉”是男子的代称？为什么少女称为“丫头”？这一个个“为什么”，足以撩动我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足以激发我们探索的热情。

人体词语的形成寄托了古人对自身状况的认知，寓含了特定时代人们共同的思想、理念、风俗、习惯，反映了一种极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人体词语里含有一个个奥秘，需要我们去发掘、揭示和阐释。

观察甲、乙二人对话，有时会发现，甲指着自己的鼻子问乙：“你是在说我吗？”他所指的“我”就是他“自己”。这种习俗

已不知流传了多少年，但它却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自”与“鼻”之间存在着某种代代相传的联系。事实的确如此，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曾以“自”表示鼻子。卜辞里所说的“疾自”（《殷墟文字乙编》六三八五）即鼻子生病，就使用了“自”的本义。古文字里的“自”是象形字，就画成一只鼻子的形象。由于人们习惯手指鼻子称自己，因而“自”又获得了“自己”的意义。为了区分“鼻子”和“自己”，人们又以“自”作义符，配上声符“𠂔”，造出“鼻”以代替“自”。

人们每天清晨起床，必做的一件事就是洗脸。北方人非常熟悉的这个“脸”字，实际上也不过1000多年的历史。上海人或广州人管“洗脸”叫“揩面”或“汰面”，这反映了汉语的古义。原来今天所说的“脸”，古人就称为“面”，是个象形字，像脸部画上眼睛的样子。《战国策·赵策》里写赵太后生气地告诉手下人，谁要再说让她小儿子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老妇必唾其面！”“唾其面”就是唾（他）一脸唾沫。成语“面红耳赤”、“面如冠玉”、“面有菜色”的“面”都指“脸”而言。古代的“脸”实际上只指“颊”，即颧骨下面的部分，妇女常涂胭脂的地方，并不是整个面部。南朝梁简文帝《妾薄命》诗：“玉貌歇红脸，长颦串翠眉。”妇女的“红脸”与关羽的“红脸”从起因到范围都不是一回事。

最早产生的人体词语就文字来说大多为象形字，如“心”、“手”、“止”、“目”等，可知是人们常说的“初文”，甲骨文时代均已问世，历史十分悠久。在汉字体系里它们一般作为汉字的

部首而存在。表现人体器官的这些词大多属于汉语的基本词，由于使用广泛，加上方言等因素的影响，记录同一个人体词语的汉字有时不止一个，如“元”、“首”、“页”，同指一物，“手”、“又”意义相同，“止”、“足”意义相通，表示“行走”义的汉字部首有“辵、止、彳、廴、足、走”等。

人体类词语非常广泛，从四肢七窍到五脏六腑，几乎样样都涉及到了。

例如处于人体最高部的头发，有“发髻”、“发妻”、“发网”、“发指”等词语。中国人的头发一般都是黑色的，女子发亮的头发被称为“云发”，是说头发像乌云那样又浓又密，给人悦目的美感。“华发”指花白的头发。苏轼《赤壁怀古》词：“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年老的人生白发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有些年轻人甚至初生的婴儿也生了白发。据《史记》记载，老聃“初生而白发”，因而被人称为“老子”。1986年10月，在江苏泰兴县农村也有一个银发婴儿出生。他头发洁白光亮，眉毛、汗毛都呈白色，但身体发育正常。这都是罕见的例子。青年人头发过早染上银霜会影响美观，因而染发就成了人们美化生活的需要。我们古代就有了染发的记载。南北朝诗人谢灵运在戏谑好友陆展时，曾写下了“陆展染白发，欲以媚侧室”的诗句。唐代诗人刘禹锡也有“好染髭须作后生”的句子。

又如“肝”，有“肝气”、“肝火”、“肝风”、“肝胆”、“心肝”等词语。肝是人的消化器官之一，主要功能是分泌胆汁，合成与贮存养料，调节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新陈代谢等，还

有解毒、造血和凝血作用。中医上有“肝火”、“肝气”、“肝郁”等术语，把肝与人的心理情绪联系起来。杜甫曾有“永激壮士肝”的诗句来比喻忠义。人们还常拿“肝胆”比喻真诚的心。“肝胆相照”比喻以真心相见。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相处时有一条原则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心肝”，是人体两个重要的器官。心是“脏之尊者”，对最疼爱的称为“心疼”、“心爱”；“肝”被称为“将军之官”，“魂之居”，形容非常痛心叫“肝心若裂”。由于这些原因，心、肝被借用来比喻最亲热最心爱的人，并往往用于年幼的子女，如《红楼梦》里的贾母称呼她宠爱的孙子贾宝玉时，就一连声的“心肝宝贝”。其他亲爱的人有时也如此称呼。

人体类词语大多是汉语的基本词汇，因而在构词中往往具有很高的能产性。以“口”为例，就产生了许多复音词语。

双音节词：善于讲话的才能为“口才”，随口成文为“口占”，军队中约定的口头暗号为“口令”，用言语谴责别人为“口伐”，低声吟叹为“口吟”，争吵为“口角”，受审者的口头交待为“口供”，说话谄媚为“口柔”，口头传达的信息为“口信”，帝王的口谕为“口敕”，空口许人好处而无实惠为“口惠”，说话刻薄为“口栈”，口语敏捷为“口给”，言语的过失为“口过”，口中津液为“口泽”，说话谨慎稳重为“口稳”，能言善辩为“口辩”等等。

三音节词语：比喻极易消灭的敌方为“口中虱”，以口语争辩为“口舌争”，表面亲密实无深交为“口头交”，不能领会禅

理，只袭用禅宗和尚常用语作谈话点缀为“口头禅”，按人口分给的田亩称“口分田”，等等。

用“口”字构成的四字格成语有：比喻言辞有误，随口更改为“信口雌黄”；形容人人称颂，美名远扬为“口碑载道”；心口不一致为“口不应心”；对说和听的训练同等重视为“口耳并重”；一面讲述，一面用手指点比画为“口讲指画”；不著文字，口头相传为“口口相传”。又如：口角春风、口口声声、口蜜腹剑、口若悬河、口是心非、口尚乳臭、口燥唇干、口诛笔伐，等等。

用“口”字构成的俗语有：“人口快过风”、“三人口阔一尺”、“闭口深藏舌，安身处处牢”、“口是祸之门”、“口是心苗”、“使口如鼻，至老不失”，等等。

如此庞大的“口”字类词语家族，不禁使人在浏览慨叹之余，对先民们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肃然起敬。这些口类词语涉及“口”字作用的方方面面：咀嚼功能、发声功能、言语功能以及衍生出来的社会功能、文化蕴含，不仅全面广泛，而且具体细微，显示出人体词语的能产性与生命力，为探索人体词语的奥秘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

无所不在的人体词语

人类学家维柯指出：“在一切语言里，大部涉及无生命事物的表现形式，都是从人体及其部分以及人的感觉和情欲那里借来的隐喻。”[1]在汉民族的语言里自然也是如此。在古人眼里，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而我们生活的世界又以人类为中心。一切的外界事物都要经过人的审视才能确定它的存在，才能显示它的价值。在南美洲一些原始部族那里，世界上万物只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我们全体”，“好的”，“我们的”；一类指“不是我们的”，“坏的，吝啬的，有病的”。认识的因素同感情的因素融合在一起，“我们的”表示好，非“我们的”则意味着不好。在印欧语中，表示“好的”这一词根（su），和表示“自己的”词根（su）是相同的。[2]我们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不是这样。中国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和谐共存”，人与自然并不是两个绝对分离的对立物，人的存在与自然的存在是互为包容的，人溶化于自然之中，自然也溶化于人之中。

古人往往从人生和社会出发，依靠原始的建立在经验现象上的直觉思维去认识事物，其基本思想是物我不分，天地人浑沌一片。表现在造词上，常常先造表示人体的词语，然后移用于动物或其他事物。比如“口”，《说文解字》：“口，人所以言食也。”本是为人而造，但后来可以转用指物。如：“虎口余生”，“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心”本指人的心脏，移用指物，如“花心”、“红心”、“版心”、“狼心狗肺”。“颠”指人的头顶，后来指树梢，称“杪颠”、“标颠”。又指山顶，如“峨眉颠”，后又由此分化产生出“巅”字专指山顶。“眉”指人的眉毛，由于眉毛生长在眼睛侧旁，古人受此启发，又孳乳产生出“湄”字，指水草相接的地方；“楣”，指门框上的横木；它们都具有“侧旁”的意义。“眼”本指人的眼珠，后来扩大指整个眼部。稍后又移指动物的眼睛，而且还转指具有“眼”的特征的事物，如“枪眼”、“龙眼”、“鸡眼”等。一些本来表示人的动作行为的词如“走”、“立”、“叫”、“啸”、“卧”、“看”等，都可以转用于动物。

在一些泛称意义的词的构字理据里，也渗透了古人主客不分的主观意志。如甲骨文里，“夙”像一个人在月光下双手操作的形象；“若”像一个女子梳理头发，表示柔顺；“光”像人头上有火之形；“年”像人头顶谷物，表示收成；“死”像人拜于朽骨旁边，表示尸体之尸；“先”从止从人，表示走在人前；“因”表示人卧在席子上，等等，都有“人”字的参与。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本来专为动物而造的词，后来可移用以言人言事。如“惊”由马受惊推及人受惊；“跑”指虎用爪刨地，转指人跑；

“鸣”由鸟叫转用于人，如：“不平则鸣”、“大鸣大放”。又如从“犬”的字如“狡、狠、狎、猛、猜、独、犯、猥”，从“马”的字如“骄、笃、驱、驻、骚、骤、驯”等，本来都表示动物的动作、状态、性质的，都可以转而指人。凡此种种，都表现出一种人与物之间的双向互利过程，显示出古人以人为主、物我不分的强烈主体意识。